

红宝石长篇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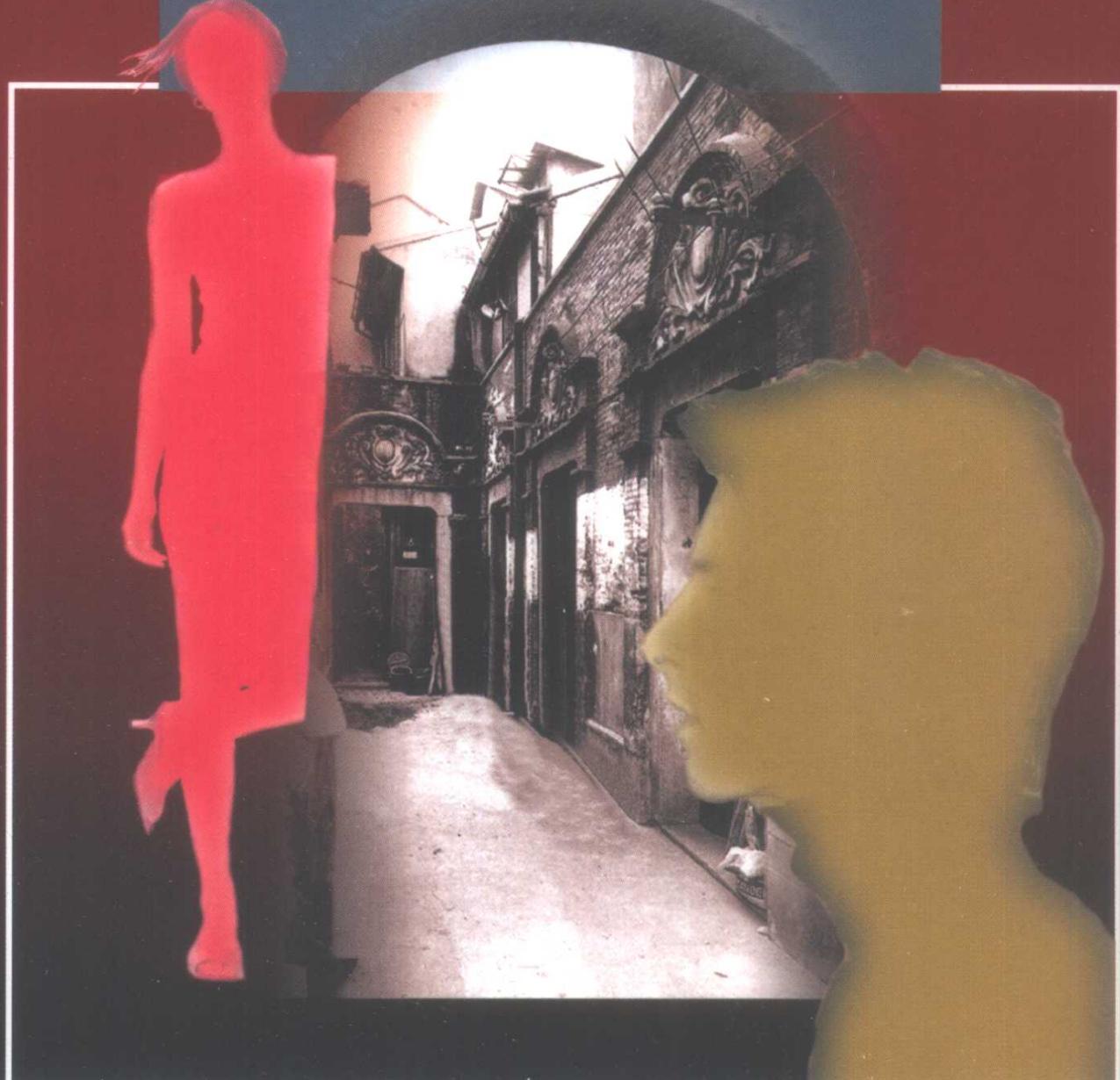
上海
非常爱情
成长故事

rechang aiqing

宝 宝著

成长

(上)



宝著

反攻

上 浩非 常 爰 情 故 事



红宝石长篇小说文库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上海非常爱情故事 / 宝宝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ISBN 7-5006-3835-3

I. 成… II. 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94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8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3.60 元

目 录

第一 章	(1)
提起话筒,耳边是熟悉的声音:“宝宝,我是 柳欣。”	
第二 章	(7)
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第三 章	(12)
她始终是一件工作服,一条牛仔裤,但仍然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我隐约感觉到她有些特 别,但一时也说不清她特别在什么地方。	
第四 章	(18)
能够乐观地接受属于自己命运的人才能真 正过得快乐。姐姐说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 人就应该过平凡的生活。	
第五 章	(26)
快八点时,柳欣看了看表,说她该回家了。 天已经黑了。	

第六章.....(37)

老板将整张图纸介绍完，然后笑着问我们：

“现在，你们还有谁想调走？”

第七章.....(50)

柳欣摇摇头，笑笑：“我不可能找他做男朋友，我和他没感觉。”

第八章.....(59)

我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如同孤独地躺在荒凉沙滩上的贝壳，记载了一次潮涨，一次潮落……

第九章.....(65)

终于我拥抱了柳欣；终于我亲吻了柳欣；终于我抚摸了她的身体；终于我和她有了第一次……

第十章.....(80)

我提起包转身向大街走去，那个女孩并没有追上来，她怔怔地站在那里。

第十一章.....(103)

我爱柳欣，虽然知道她有很多缺点，我仍愿和她在一起。

第十二章.....(111)

那女孩笑面如花地和建国的妻子打招呼，她们说的都是吴县方言，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

第十三章.....(132)

1999年2月14日。情人节。一觉醒来，整幢楼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柳欣昨天又哭了。

第十四章..... (144)

我一边为柳欣打饭，一边说：“有好久没有为你打饭了。”柳欣异样地笑笑，说：“我已经学会了独立了嘛。”

第十五章..... (165)

柳欣凄然地笑笑，然后说：“宝宝，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还是觉得我更爱他。”

第十六章..... (195)

“我们就这样一起一直生活下去，我们生个孩子好吧……”柳欣依旧声音幽幽。

第十七章..... (212)

柳欣的笑容如阳光蒸发了我所有的悲伤。我默默地看着她走进车厢，车走了，柳欣也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



第一章 提起话筒，耳边是熟悉的声音： “宝宝，我是柳欣。”

1999年8月1日，周日，今天公司又安排加班。

昨天周六，柳欣本该休息，但柳欣上周六就跟我说过她们公司这个星期的周一停电，要和周六调班。我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开始想柳欣今天会不会来，想今天是柳欣的21周岁生日，我该送她什么。

下午车间里的机器坏得挺多，从下午3点钟一上班，我就开始忙碌，然而，身体稍一空闲，脑子便开始想念柳欣，想晚上该不该给柳欣打个电话问问她明天会不会来，如果来，我就请假在家等她。近两个月公司在搞工资改革，每月的基本工资要抽出相当一部分算做奖金，加班出勤是评定奖金的一个重要参数。并且我一直跟随生产线上班，生产线加班我要不来还得当面跟主管解释，麻烦得很。最近又要加薪，安排加班不来给主管的印象不好，对加薪也有影响。我决定晚上7点钟给柳欣打个电话。柳欣下午5点钟下班，一般情况下六点钟就可以到家。

5点钟到食堂吃晚饭。要了一份以前柳欣与我最常吃的红烧小排，找一个没人的座位坐下。只是刚刚坐下，便腹痛如绞。我知道，老毛病又犯了。几个月来，只要一想到柳欣，一想到柳欣随时都会与我分手，可能再也不会回头，便腹中酸痛，吃不下

2：成长——上海非常爱情故事

饭，睡不好觉，以至渐渐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想到柳欣与我的这场爱情可能最终只会是悲剧结果，有时甚至根本什么都不想，只是心一动，胃便酸痛，甚至从胃酸到喉咙，甚至想咳嗽想吐，但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严重时能感到自己的胃在抽搐，腹痛如绞，连泪都要痛出来……柳欣离开公司的这一个多月，我经常上班不吃饭，经常到了吃工作餐的时间时，别人都到食堂去了，我则回到我们工务部办公室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想心事。我知道这顿饭我又吃不下了。我又犹豫晚上该不该给柳欣打电话，我承诺过柳欣决不往她家里打电话的。

早早回到车间。刚进车间，车间办公室文书便喊有我的电话。是柳欣，一定是柳欣。我疾步如飞地跑进车间办公室，抓起话筒，是姐姐！是姐姐从安徽老家打来的电话。姐姐一开口便问我：“三弟，你和柳欣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还好。”我笑笑。“如果确知不会有结果就不要再拖下去了，好吗？不能再粘粘糊糊了，你已经不小了，27岁了，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了。你总是让家里人放心不下。”“我知道，我自己的事我知道该如何处理。”我故作轻松，对着话筒笑了笑。

刚放下话筒走出办公室，文书小姐就追出来喊又有我的电话。不知道姐姐又有什么事。提起话筒，电话里是柳欣熟悉的声音：“宝宝，我是柳欣。”

“柳欣，我好想你。”又有一个星期没有和柳欣相见了，虽然办公室里有很多人，我仍是忍不住隔着电话对柳欣说。

“宝宝，你怎么啦？为什么声音这么轻这么哑？”电话里柳欣急切地问。

“不会吧？”我笑笑，“我现在挺好的呀，可能是电话机有问题吧。”



“宝宝，明天我不能去陪你了。我已约好同事明天一起出去玩了。”

我腹又痛，我忍着痛问柳欣：“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吗？晚上不能来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电话里传来柳欣的哭泣：“……我知道，但我明天真的没时间啊。我也不知道我们会玩到什么时间……宝宝，下个星期六我一定回去陪你……”

“柳欣，不要哭。明天是你的生日，你应该高兴才对……柳欣，你还没有告诉我想要我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呢？”我依然笑着问柳欣，我感觉到我的眼睛已经潮湿。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明天晚上我尽量早点回来赶去看你……”柳欣哭泣。

“不要勉强……实在没时间就算了，还有以后嘛。”我竟也哽咽。

电话里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我问柳欣：“你现在在哪里给我打电话？”其实我能想到柳欣的这个电话一定不会是在家中，更不可能会是在她的公司打来的。

“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一个投币电话机。”柳欣仍没有停止抽泣。

“柳欣，我不在你身边时，自己要保重。”我知道我的泪已快要流出来了，我察觉办公室已有人在看我。我不能在这里流泪，我要挂电话了。

“你更要保重自己……”柳欣呜呜地哭泣……

终于挂断电话，走出办公室，擦干眼上的泪，我知道我还要笑着走上我的工作岗位。忽然想到我竟还没有对柳欣说一声“生日快乐”……

2: 成长——上海非常爱情故事

今天便是柳欣的生日了。上午我一个人到上海市内，如梦游般在人民广场附近无目的地游荡了好久，才清醒过来；早上决定到上海市内，是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买给柳欣作生日礼物。

然而终于还是空着手回来了。坐在车上，车刚开动，腹中便开始酸痛，渐渐地胃似乎在翻腾……回到镇上，下了车，我扶住路边的一根栏杆，一阵猛咳，泪都要咳嗽出来了。想吐，却什么也没吐出来。早上去时也是这样，我知道不是因为晕车，我一向不晕车的，也许车的颠簸加重了病情。

回到家，下午 2:30。3 点钟就要上班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请假守在家里等柳欣来。柳欣现在不知道正在哪里，不知道柳欣今天能不能来。

天突然下起雨来。有雷声，有闪电，真正的一场大雨。仅仅只有几分钟，门前的积水就可以没过脚面了。柳欣今天应该不会来了，我决定上班去。走出房门，仍然放心不下，柳欣或许仍然会来，柳欣以前就曾经两次晚上六七点钟冒雨涉水来看我。我还是在桌上电脑前留了张纸条：

柳欣，我上班去了。你若来，打个电话到公司，让
工务部库房小姐通知我，我即飞回。

宝宝 即日 2:50 PM

在食堂吃晚饭又是腹中酸痛。从早上起床开始还没有一点东西下肚，我知道自己这顿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不吃了。强逼自己吃完了菜，强逼自己喝完了汤，但饭只吃了几口，真的再也吃不下。胃又在抽搐，又想咳嗽，又想吐……



刚进车间，迎面碰到库房小姐，她一看见我就喊：“刚刚你家柳欣给你打电话，挺急的。我在车间没找到你，以为你在楼下，就把电话转到楼下工务部办公室了……”来不及听她说完，我转身就往楼下跑。刚进工务部办公室，一个同事就喊：“你怎么不早一点来？你老婆刚刚给你打来电话，听声音很着急的。我想你应该在楼上车间，就把电话转到楼上桥式车间办公室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我再赶回到楼上也已晚了。柳欣在急急地找我，此刻柳欣在哪里？是不是已回到镇上我们的家？是的，一定是的，是我要她先把电话打到库房的。我转身往大门跑，我要回家去，我要马上见到柳欣……刚跑了十几米，我忽然停下，不行，我现在回家得先给课长打声招呼。我又转身往回跑，刚刚重新跑到办公室的门，就听到电话铃声又响起……是外线，一定是柳欣！提起话筒，耳边是熟悉的声音：“宝宝，我是柳欣。”

是柳欣！果然是柳欣！一定是柳欣！我又听到柳欣的声音：“宝宝，我现就在镇上，看到了你留的纸条。宝宝，你现在还好吧？”

“我还好。”我急急地回答。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柳欣正在我们住的珊瑚小区电话亭里，我急急地喊：“柳欣。你等我。10分钟之内我一定会在你身边。”

“你安心上班吧，不要请假回来了。我现在该回青浦去，六点钟之前我必须赶到家……你还好我就放心了，我本来打算来看看你，和你说几句话就走的……”

“稍微晚一些不可以吗？我现在就赶回去，我现在只想看到你……”我的声音又有些嘶哑。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有空我会来看你的。哪天我下班有时间，我到公司去找你。”

2：成长——上海非常爱情故事

“无论哪天你来，给我打个电话，我马上请假出去。”我的语气稍稍平静。

“不用了，不要你请假。你只要到公司门口让我看几眼，让我和你说几句话，就行了……”

我笑了笑，安慰柳欣：“柳欣，不要哭，没有你说的那么惨。”我不知道柳欣那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好沉重。

“怎么没那么惨？……宝宝，我要挂电话了，好好上班，自己保重……”柳欣抽泣着说。

“祝你生日快乐……”我终于在今天，在柳欣的生日对柳欣说出这句话，只是……我知道此刻柳欣与我的眼里都有泪。

放下话筒，我的泪再也控制不住，大滴大滴的落下。我无法接受，柳欣与我相爱，这里有柳欣与我共同的家，这里距柳欣的家，距柳欣的公司都不超过半小时的车程，然而柳欣与我却不能相守，我不可以去找柳欣，只能等柳欣偶尔回来短暂相聚甚至只能看几眼，说几句话就要走……好在同事们都早已出去了，没有人看到我的泪……

晚上 11 点钟下班回到家，放眼望去都是柳欣用过的东西，柳欣的毛巾、柳欣的牙刷、柳欣去买的被单枕头、柳欣与我在苏州买的小玩具熊，柳欣与我一起到上海买的电脑……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坐于桌前，取出纸笔，信手涂写着柳欣的名字，任挥散不去的愁绪将我笼罩。在微醺中我的心中突然有一种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仿佛许许多多原本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的东西此刻都被唤醒，被激荡，一起汹涌而来，来势猛烈，令我无法抑制……

往事如烟，却不肯随风飘逝，此刻四周一片寂静，记忆如同黑白录像带，在脑海中缓缓重映……



第二章 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 疼痛的

小悠小悠慢慢起，起到高山吃大米，
大米香，换生姜；生姜辣，换琵琶；
琵琶薄，换牛角；牛角尖，尖上天……

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童年是快乐的，我们会玩出各种五花八门的游戏，比如跳方格砸沙包卖金锁甩龙尾老鼠钻十二洞等。我们会根据游戏的不同唱不同的儿歌，比如荡秋千时我们会唱“小悠小悠慢慢起”，砸沙包时我们会大声唱：

天上打雷，打到毛贼；毛贼告状，告到和尚；
和尚念经，念到老鹰，老鹰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游戏是快乐的，而进入生活的实质是令人忧伤的。

母亲至今仍常常红着眼圈说她对不起自己的四个孩子。母亲说我两岁时的秋天，有一次她和父亲都随生产队到离家七里外的淮河湾地里去砍玉米，把我们姐弟留在家中。村里池塘多，狗也多，母亲担心我们的安全，便把我们姐弟都锁在了屋里。母亲说她在田里顶着烈日流着汗一边拼命挥动镰刀砍着又粗又结



实的玉米秆，一边惦记她离家时还在睡觉的三个儿子醒来后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会不会感到孤单害怕哇哇大哭？担心年仅9岁的大女儿能不能照顾好3个弟弟？天黑一收工母亲便急急地赶回家看她已饿了一天的孩子，等她推开门时却发觉屋里十分安静，大女儿红肿着眼睛正坐在板凳上找盹，3个男孩仍在静静地睡着。母亲先是高兴再是惊奇，等母亲做好饭把几个孩子唤起来时，却发现几个孩子都只会张着嘴却哑哑地既不会哭也不会说话。邻居告诉母亲3个男孩从上午便开始哭，后来女孩也跟着哭，哭了一整天，直到天快黑时才算安静下来，想必是都已哭累了倦了困了饿了嗓子也哭哑了。母亲每次说到这时就又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那时的农村是非常贫苦的，当时队里主要种红薯、胡萝卜、玉米等粗粮。那是没有化肥也没有农药，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很低，因而种得不多。每年分到每户的大米、白面只有很少一点。这点宝贵的米、面平时是不会轻易吃的。母亲说那时奶水不够时，怕孩子吃不饱，就熬一碗粥给孩子吃。母亲抓一小把米装到一个小布口袋里，用麻绳扎牢吊进已放了半锅水的铁锅里煮熟，然后捞出来把米倒进小碗里给孩子们吃。父亲与母亲便喝那铁锅里没有一粒米的清汤。母亲说如果不这样煮，而是直接把米倒进锅里，就只能烧出一锅稀米汤，很难捞出一碗粥来了。母亲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或是遇到哪个孩子生病了才会拿出点面来做几块“贴面饼”，看起来是一块白面饼，其实只有表面一层是白面做的，中间都是高粱面。顿顿都能吃上这种“贴面饼”，曾是我儿时的最大的梦想。如今每天都要吃的大米、白面在那时对我家来说还是难得的奢侈品。我是吃红薯稀饭与高粱面饼告别童年的。

1979年我7岁开始上小学，那时大姐读初一，大哥与二哥



同班读三年级。村办小学与大队部连在一起，并排七间瓦房算得上是村上最好的建筑了。教室里几排低矮的用土坯垒成的只有老师膝盖高的小方台便是学生的课桌。学生的板凳就是把一块块长条形的木板两头用土坯垫起来，木板很矮，即便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坐在上面也不得不盘起腿来。教室正前面中央墙上被涂料涂得黑漆漆的一块便是黑板了。黑板前面有个半人高的大土台，那便是老师的讲桌。所谓的窗户就是墙上几个拉着铁丝网的大方洞。在冬天，寒冷的北风肆无忌惮地从这里呼啸着冲进教室里把孩子们的手、脸吹得红肿麻木。即便老师动员孩子们从家中拿来塑料片封在窗户上，犀利的风刀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塑料片撕开。那时冬天上课老师们允许冻得支持不住的学生到后面墙角处活动活动身体。整个教室便都是此起彼落的跺脚声。

那时最怕夏天，夏天雨多，走 10 多里满是泥浆土路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对于一个背着沉沉的书包重重的饭盒瘦瘦小小的孩子。但如果是早晨遇上阴雨还好，最怕早晨出门时晴空万里，放学时却大雨瓢泼，那可就惨了。没有雨伞也没雨衣雨靴，父母亲是从来不会来接我的，如果等到天快黑了仍不见雨停，便只能把书包往教室里一丢抱着饭盒冲进雨里了。路上的泥浆会很快把鞋子粘成沉重的铅块，让人连腿也抬不起来，或者脚是抬起来了，而鞋子却仍陷在泥里，于是只能脱下鞋子拎着走。等到回到家，人早已变成了一个泥猴。不仅如此，等到洗掉脚上厚厚的泥块还常常会发现几处新添的伤口，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划破的。急于赶路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为了脚不受伤，也为了能走得更快，我那时在下雨天有时是走在淮河堤坡上的。从家到学校要走六七里淮河大堤，穿着鞋子走在倾斜的长满青草的堤坡上不用担心会有泥粘住鞋子，可以



走得很快，怕只怕一不留神滑倒了人便会骨碌碌地滚到坡下，好在坡下也是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草地，不用担心身上会沾上泥浆或者摔伤。只有一次我滚下坡时被自己拎的铝饭盒碰肿了额头。

记得有一次在冬天，雪刚开始融化，堤坝上还泥泞得很，我傍晚放学回家走在铺满雪的堤坡下，等到必须翻过大堤转到另一条路上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坝上去了。铺满雪的堤坡太滑，我往上走不了几步就又滑了下来，我试了一次又一次却总是失败。大堤的这一面是没有人家的田野，大堤上也看不到有人经过，眼看着只要翻过大堤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了，而我却被困在了雪地里，无法前进。我当时怕极了，几乎要哭。但我必须回家，必须要翻过这道阻碍我前进的大堤，即便爬也要爬过去。我最后就是爬着上到堤坝上的。

初三时我住校。一间宽大的瓦房里地上铺着稻草，中间用空心的水泥砖隔出一条通道，便是我们二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了。没有床，席子和被子要自己从家中带。每个星期天我回家去带一个星期吃的米、干粮与菜。干粮是“死面饼”，用没有发酵过的面做成，又硬又干巴。菜通常是腌萝卜条或酱豆，一种自家用黄豆发酵制成的类似于豆瓣酱的咸菜。也许有时还会带一饭盒熟菜，炒豆芽或者青菜什么的，但那也不过只能吃一顿，剩下的六七天便只能顿顿吃咸菜。不仅是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

学校里不卖菜，但偶尔也卖汤和馒头。那种柔软雪白新蒸的馒头对只能嚼干巴巴的已放了好几天的“死面饼”的孩子来说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啊！二两粮票加5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这样的馒头，然而那时的我不仅没有粮票，甚至还从没有见过令农村人羡慕向往的粮票究竟是什么样。汤是不要粮票的，一毛钱一大饭



盒黄豆芽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一毛钱那时可以买一个鸡蛋，家中母鸡下的蛋母亲宁可拿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换钱也不会留在自家吃掉，我又怎么可能奢侈到一个人花一毛钱去买一饭盒汤喝呢？更何况我除了缴学费那天，口袋里几乎是从来没有一分钱的。那时吃饭时如果去得早，能在食堂蒸饭的大铁锅里舀到一勺开水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经历，柳欣一定不会有。她是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被娇惯坏了的孩子，她唯一的哭泣可能只会为一个洋娃娃或鲜奶蛋糕。她是我课本中的童话公主，她离我贫困的世界无限遥远。我从未想过我与她会相遇，进而相爱。

所有所有的意外与不可知都从那天早晨开始了。